



續文話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6
1



文庫 11
A 1266
1



自序
余著文話數年所嗣得者復積於
篋底裒然成冊適有書肆清續
刻者遂出付之於是海內之士締
交通將去皆求余於言語文字之
間余意不屑焉以為丈夫七尺之

身自有兩樹立此語文字持其緒
餘以此獲名豈平生之志哉且古
人四十而仕蓋以為德立道明之時
也今余年殆及之顧能如仲尼不
惑乎又能如孟軻不動心乎之二
者姑勿論已且如禮經取云方物

出慮亦未能自信也斯之不能自
信而徒從事於言語文字屑然
技止此矣豈不深愧於古人乎過
此以往余惟欲決然進取繫心猿
誅意馬補其剽黥以畢平生之志
已復何暇話文哉然年乃老少

學有深淺竊謂少年初學徒談
心性不若考古語妄求道體不若
徵文字而立德明道亦未嘗無資
於此也譬之文藝華也道德實也
華之不若實固矣然亦時有春秋
之異必由華而實不養其華而

族其實可耶故余欲不復活文而
猶有望於後進之士云

天保乙未菊花節後一日鐵研學
人齋藤謹識



敬高野市氏書禮



拙堂嘗示此序曰初編之刻何麓山陽二公有詩序之賜今後編成矣
 歎頌子及一齋佐藤多病之一言然若擊劇難許或後東西照應恐不
 復能如初編子且評者序并評上亦不體變而亨矣嗚呼拙堂可謂
 以文者命矣其語文以文者不一而足而其謀序跋也曰照應曰度體亦
 自成文話也今讀其序如自悔為文人而不收復話文則子怒焉拙堂
 之語文商權古今權度不美而其尤推服者韓子也韓子能以文為名而
 致身君國政議軍謀其當世而其學識能繼往開來宜乎拙堂景
 仰至其數編以其文以附孔孟之籍也謂拙堂話文所話道也學者
 因文進道得如孫子亦可無恨矣今乃舍平生所話而款別者兩樹
 立然則獨者所話皆心孫子意馬字抑劇難之可醜乎拙堂之意
 非然也文有餘而行不足君子而取技遊辭乃尔成一話耳不然則其
 立德明道欲以希聖賢之不惑不動心者豈外斯文而別者所用功乎
 朱子不云乎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學者誠能考言語以立
 其德微文字以明其道則以文為命可矣終身話文可矣拙堂以為何如

浪華小竹散人筱崎雅書



續文話卷一

津藩齋藤謙有終著

元吳萊論文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
 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
 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五各還其隊。元不曾亂。
 旨哉言之也。由此觀之。兵法之通於文法。可知矣。不
 惟兵法而已。至夫工技曲藝之事。苟得其解。則頭頭
 皆道。於文必有得焉。昌黎稱張旭草書。雖善書者。或
 不能道。昌黎不必悟。草書亦因悟。文而及之耳。
 錢人龍書竹雲題跋後云。書家必論筆法。猶文章本

續文話

卷一

續文言 卷一
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而後可傳。然苟不
深窮法之所在。而妄爲論列。則如錢蒙叟所譏窮子
爲他家數寶。人皆笑其無看囊一錢也。此以文喻書
者也。汪堯峰薛大武畫山水記云。大武數與予論畫
凡樹木之向背。山巒之近遠。水波煙雲之出沒。有無
與其所以位置曲折。莫不從容辨折。予嘗聽之。竊以
爲畫家之說。與詩古文有相通者。今夫詩古文之開
闔也。出之以法。而其變化從橫。莫知所極也。則運之
以神。使由此二者而有得焉。吾見其如承蜩如御風
如沒人之操舟。而梓慶之爲鐻。蓋無所往而不可者。

也。此以文喻畫者也。可見技雖有大小。理則一矣。
憚南田畫冊論畫有云。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
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余謂
不獨畫爲然。文章之妙。俱可互參。

王虛舟論書云。余嘗說臨古不可有我。又不可無我。
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不能無我。則離合任
意。消息因心。未能虛而委蛇。以赴古人之節。鈔帖耳。
非臨帖也。然不能有我。但取描頭畫角。了乏神采。此
又墨工槩人伎倆。於我何有。余服膺以爲名言。觀世
之學文者。或步趨馳驟。一倣古人。不能有我。或師心

妄作破規毀矩不能無我二者皆非也必如臨帖者不可不似又不可徒似而可矣

惲子居曰王右軍寫樂毅論則情多佛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此如太史公傳儒林循吏皆筆筆內斂與遊俠酷吏不同余謂右軍之書太史之文比擬得倫學書學文者可互相發明

文章之資於山水自古為多無他有相通者也故明朱之後宿昭慶寺記云遊山亦如觀古人文字當得解高而胸曠者與共評騭由此觀之非得解高胸曠

者則不可與評山水矣又不可與論文章也
明文翔鳳登泰山記論嶧岱之別云鄒嶧瑰琦寔冠大東如巨家園中疊山狀岱岳則崇高而博大欲以瑰且琦者求之不得如帝王之一大堂陛茲之謂岳也即以文章論名家之筆勝語巧構世之所趨而大家則雄挺而古峻其氣骨之兼人有不得以巧求者焉茲大家之所賣出不可匹宜俗客之不知好之也予登岳益悟天地之文章發思古之幽情矣此因岱嶧論大家名家之別鑿鑿有味彼喜幽溪小壑者觀此可以猛省焉

袁子才浙西三瀑布記其首云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云云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於浙西之三瀑也信觀此可知山水與文章皆厭冗複也

子才與韓紹真書云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之直者無文木之拳曲盤紆者有文水之靜者無文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巧即曲之謂矣子才平生持論如此故其遊丹霞記云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

此蛇蟠蚓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遙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綫行則五馬峰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為巧也其論詩亦常貴曲而不貴直其說詳隨園詩話

又武夷山記云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適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為山稱說而即其超鳥之舉自在兩戒外別豎一幟此以文論武夷者也沈確士評老蘇木假山記云如尋武夷九曲一曲一勝此以武夷論文者也觀二家之言既以知武夷之勝又以知

文章之妙

董玄宰文訣論轉法云。文章之妙全在轉處。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游名山。至山窮水盡處。以為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出境界。則眼目大快。武夷九曲。遇絕則生。若千里江陵。直下奔迅。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竭。須於言盡語絕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叙荆軻刺秦王。至始皇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煙波。但拙者為之。則頭腦多而不道勁。病在不審實中之主。玄宰此論實中竅會。

凡事不得道途。則不能行。既得道途而不勉力。亦中道而廢。學文亦然。朱竹垞王學士西征草序云。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縵繙。可挽芻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岳不知幾千仞。遊者必極于三峰而後已。明王思任天台山記。以科場之法品第山中諸勝。典瞻可喜。今附於此。外史氏曰。予遊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得以搜閱竣事。畧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諸天日。不致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剖而璧明。萬繡

開而錦奪崑崙嬌血奴僕群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
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
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
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妙鬼斧彫鑿腹字多奇令人
解頤殫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正
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
清第四恍惚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桃
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窮北萬
年寺也第六魏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
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

不與絳灌為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
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咲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
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水
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亟拔之第十魄張力大有
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譽華頂第十一因亘適變
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
望之甚奇即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柏宮第
十三停勻冲粹淡日和風輕入長春之圃實稱其名
天封寺第十四句句番語字字鬼才別有肺腸不得
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趕石第十五餘如廣嚴護國無

相佛隴福聖諸山水及海山歡溪顧堂察嶺等尚有
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易掩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
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或目未接予或足尚妬爾
庶幾獲附于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
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袁中郎遊廬山記云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
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
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
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漚而為輪絡而
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

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合嶠涉三峽濯澗聽泉
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茂曼衍者則為騷賦
幽奇怪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
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
不能自止客起謝此亦可見澗泉之似文章也
江海之觀亦可以喻文矣老蘇評昌黎之文云如長
江大河渾浩流轉東坡自評其文云滔滔汨汨一日
千里後人遂有韓海蘇潮之目方正學觀海樓記云
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惟相似
矣故可相發也已

袁中郎文漪堂記云。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批。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

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匯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此篇初以水比文。後以文比水。其離奇變幻。實從老蘇文甫字說得來。

近世魏水叔有文澱序。亦本老蘇而變之。其末云。吾嘗泛大江。往還十餘。適當其解維鼓柁。輕風揚波。細澱微瀾。如抽如織。樂而玩之。幾忘其有身。及夫天風怒號。帆不得輒下。楫不得暫止。水亥舟立。舟中皆無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攬其奇險雄莽。以

自壯其志氣。然且登舟之初。風水所遭。遽若是。則必不敢解維。鼓楫蹈危險。以自快。夫世之樂小言而畏大文也久矣。故錢子以激導之歟。錢子之選有忠孝道德經濟之文。以為洪波。蕭間之文。以為漪澱。靜深之文。以為寒潭。續藻之文。以為麗水。鼯鼠夸父各滿其腹。若是則已矣。此篇以微瀾洪波。比小言大文之別。而為文之義躍然而出矣。

魏叔子又嘗論文云。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蕩。退之山分多。故峰巒峭起。此喻甚妙。前人所未言。

朱竹垞亦好以水喻文。其秋水集序云。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於地也。下則湧而為濫。上則懸而為沃。仄者汎。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惚水。豈有意為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解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故。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又禹峰文集序云。水之趨於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為濫。縣出而為沃。仄出而為汎。尾出而為瀆。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

心而異焉者也。夫唯無心成文，辭必已出。華勳說雷
同之弊，宜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
應劭封禪儀記寔爲古今遊記之祖，其中有云：石徑
宵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
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
僵臥石上，有項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
爲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以爲已至也。問道
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
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
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遠

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類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
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
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
磨胸擗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
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蹠蹠然遠頓地，不避濕暗，前
有燥地，自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文辭
奇雋，其叙勞頓艱窘之狀，人人所欲言而不能也。鍾
伯敬嘗評之云：其心目之靈，手口傳盡，且讀且思，爲
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人道也。是言得之。

明王禕開先寺觀瀑布記云：從樹隙見巖腰，米薪人

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余初讀以爲奇。既而知其全襲封禪記。益知古人弗可及矣。明鍾人傑過楓林記云。希微間。蹢躅影動。定視之。乃一野衲掃落葉耳。此亦本封禪記而換其面目。不似王禕之生吞活剝矣。

盛宏之荊州記亦記文之古者。其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旁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嘗若目不周。玩情不給。

賞此二則。使讀者神遠。吳澹川南野堂筆記評之云。載鹿門事。數語性情和厚。似陶淵明詩記沮水數語。景趣蕭森。似謝靈運詩。信然。其後酈道元作水經注。多采於記中者。

酈道元水經注文詞妙靈奇雋。具有法度。且其備說水之經絡。足當禹貢之疏。不可徒以文字視水經注。洧水條。淶水平潭。清瀦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矣。後柳子厚作小石潭記云。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意實本此。王摩詰與裴迪書有云。深巷寒天。吠聲如豹。村墟夜

春復與疎鐘相間。語意沖和。亦如其詩。余嘗夜坐聞羣聲四起。時誦此語。特覺其妙。

盛宏之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李青蓮朝辭白帝。絕句本此。至其構語之妙。殆神而明之。

唐周夔到難一篇。文字奇古。郭功父詩稱之云。文格迥異。韓愈老其珍重如此。碧澗之下寸寸秋色。乃篇中語之尤奇者。元遺山詩云。碧澗寸寸皆秋色。空對山雲說。到難。蘇子由棲賢寺記云。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

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漚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此一段造語奇特。宋文中所希見。王漁洋嘗拈出之。謂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信不誣也。陸象山與張伯信小簡云。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爐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回谿為佩。冰玉明瑩。霜雪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洲。

也。象山以道學名，而妙於語言如此。劉壎隱居通議評之，謂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資。先生則內外齊觀，即鳶飛魚躍之妙矣。

道元子厚以後善寫山水者，殊乏其人。然零碎收之，未嘗無出色者。隨得隨錄，以供卧遊。宋盧襄西征記云：睦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直壓其首，如渴鰲怒鯨，迅暑鬣奔而衝水之狀，喻良能括蒼舊州治記云：萬山峨峨橫在一目，或屹如樓臺，或聳如帆檣，或如虎豹之蹲，驪駒之蹶，或如驚鷹之出林，巨魚之闖波。張公亮靈巖寺記云：泰山西北趾，群山

擁翼連屬百餘里，摩空干雲，秀拔萬狀，曲如列屏，削如立壁，轟如攢劍，銳如植圭，幃幌掩映，城堡環遶，虎兕奔突，龍蛇盤屈，峯為靈谷，呀為洞穴，斷為谿澗，引為林麓，峯卓嶺聳，巒跳巘疊，翠木蔭蔚，飛泉激越，中有川焉。元李洞遊廬山記云：東行五老峯下，五老頤頤隆肩，欲效以嗽者，蒼然負幃薄以立，顛其或與我語笑，顧久之。汪炎昶遊黃山記云：連峰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萏之初開，明方漢南山碣記云：當門數峯拔地如笋，四顧巖崿如城堞，獨西峰窈窕入雲，如髻為玉女峰。徐貫遊照山

記云。結頂作華蓋形。分作二小支。逆上一支。至前壠而止。一支至畢墩。復起一員峰。折而北。橫繞其前。其他諸山。又蜿蜒而來。如拜如揖。水前後環繞。周匝始去。以上皆寫峰巒之妙者。

善寫巖洞之狀者。元李孝先雁山雜記云。兩大石相倚。如合掌。至掌中。望見山巒中青天。如懸一守冰。明李元陽遊盤山舞劍臺記云。見掀唇如白龜者。愕然凝視久之。乃知其大石也。張喬修齊雲巖記云。其闢者如門。空者如室。障者如屏。垂者如簾。或踞若虎。或蜿若龍。或蹲若象。或起若佛。峙者為爐。卓者為炬。瀑

者為練。石鼈如藏。石鷗如翔。石鼓如擊。石旗如揚。巧者幻者。纖者麗者。呀者如猿抱子。歸鳥啣花落。五步異形。十步異境。朝明夕晦。春豔秋清。狀貌千萬。不能盡述。沈周張公洞記云。乳溜萬株。色如染。斲巨者么者。長者縮者。銳者截。然而平者。蒼蒼者。螺旋者。參差不侖。一一皆倒懸。儼乎怒猊。掀吻。廉牙利齒。欲噬而未合。殊令人悚悚。

善寫水泉之狀者。元汪炎昶游龍潭記云。瀑乘高怒噴。直下數千尺。遠望如出穴中。電狂雨狠。淙淙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呀而吸之。周迴可二

百餘步。搖光蕩綠。莫測其深。李孝先游雁山雜記云。巖罅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衣冠。草木盡濕。又大龍湫記云。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挂著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雷霆。東崖趾有諾詎那菴。相去五六步。山風橫射。水飛著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明宋濂游五洩山水志云。西潭水流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

有水珠毵毵滴下。又云。東潭上飛瀑可二十丈。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復逆上。有聲如輶雷。楊守陳游雪竇山記云。泉出兩澗。注峻壁。若水晶簾自九霄中垂下。至半壁有石突出承之。若盆。泉激盆四出。若玉瑩珠跳雪。飄花舞。復作匹練。垂至所隱潭者。乃蛟涎作白龍。循麓去。王思任天台山記云。壁頂掛一瀑。銀繩條落。半墜潭時。綏綏灑灑似一束碎雨。袁宏道游廬山記云。一澗皆跳踴。砰激嶼毛。吐草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瞑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涓然黛碧。

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又云。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尹伸游我眉前。記云。溪水分流。各貫一橋而出。氣勢雄強。未易搥探。石承其下。牙槎齟齬。以怒之。反性擢德。壽張爲幻。至于凌疾。霆裏巖磬。石亦受其缺擊。乃稍柔伏。以霽其怒。則又澹澹然。凝縹如不流。良久。遵磴道而上。是爲白龍洞。徐宏祖天台後記云。瀑布從西北杳冥中來。至此繽紛亂墜於迴崖削壁之上。嵐光掩映。石色欲飛。清袁枚浙西三瀑布記云。飛沫濺。頽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

寫雲氣之妙者。朱子百文山記云。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明景暘游嶧山記云。下山北行十餘里。風雨驟至。雲如潑墨。回視茲山。彷彿有無之間。心神飛動。又惜不能少留雲氣中耳。明蕭士瑋湖山小記云。曉起。看白雲縷縷出山谷間。若茶烟之在齋閣耳。頃之百道狂馳奔騰。如浪諸山。汎汎水上。行也。須臾山盡矣。空水網緼。風烟一色。類香霧海。王履始入華山記云。雲適生。從玉女峯東峯兩間出。倚風作嬾態。欻突然北涌。似顛崖狀。旣而復還。漸慢于

松巔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
仰瞻吾固在雲表也袁宏道游廬山記云雲縷縷出
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
忽然而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
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

明王履始入華山記云敗葉覆地不生草行葉上不
知穴隆躡空輒仆偶一失脚幾墜崖下偶旅跡幽翳
中古藤鬱屈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山
行偶然之景寫得靈活妙甚
唐人金山詩鐘聲兩岸聞一語古今傳爲絕唱明王

思任游金山記云鐘聲從紫濤中殷殷迫山乃壯此
十二字寫得亦妙

明人記勝之文以王鏊七十二峰記爲稱首其五湖
記亦著於世魏伯子云五湖記規矩整齊步武不失
七十二峯記局勢鬪亂渺忽難追俱極錘鍊之法然
作者當日自是立意要作兩篇文字故特如此命局
取格余讀兩篇知此評之不謬

明秦延韶答友書云足下欲聞麻姑山之最勝處最
勝處惟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
篁竹間數十里至三峽橋厓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

立泉自上墮下與石鬪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放
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灑灑
濺人其聲清越天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
珠落盤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戛擊響振林谷誠山中
一偉觀也足下聞之得無眇視我錫山乎此以書為
記語甚奇雋

明徐霞客好游足跡遠及兩戒外亘古未見其匹傳
所經必盡記之惜殘闕不悉傳然今所存游記者猶
數十萬言褒然成帙如都元敬游名山記等書殊非
其倫矣錢牧齋以為霞客千古奇人游記千古奇書

詢然

錢牧齋屬徐仲昭刻霞客游記書云文字質直不事
雕飾又多載米鹽瑣屑如甲乙帳簿此所以為世間
真文字余覽其文信如牧齋之言唯夫如是故能爬
羅剔抉無有所遺使人如身歷而目擊焉况其中有
奇語錯出足快心目者乎

古今人但知江水發源岷山不若黃河之遠出崑崙
唯唐六典言其出于西極後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吳
船錄並言其所從來遠亦約略之言耳霞客足跡西
至羌域南極蠻甸審知江水亦出崑崙著江源考辨

之其略曰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
一計其吐納江旣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
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
者曰星宿海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
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犂牛石南
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
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其實岷之入江中國之支
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
陸俱莫能溯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
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

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此說尤爲詳明足
補禹貢之疏也

霞客與黃石齋道周友善石齋下獄有答霞客書云
霞客兄翱翔以來俛視吾輩真鷄鶩之在庖俎矣蓋
霞客平生與石齋同志及見時不可乃遠引爲名山
之游者歟牧齋所撰傳中有云霞客疾歸氣息支綴
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間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
石齋訟繫狀據牀浩歎不食而卒由此觀之足知其
與石齋同臭味人也占人謂不識其人則觀於其友
石齋道德氣節爲明季第一矣余觀石齋爲人而知

續文話卷二

霞客之志

續文話卷一 其志新發...

續文話卷二

文章之體至唐宋而大備矣。間又有至於近世而定者。學者不可不徧觀取則也。彼侈口談秦漢者。豈識體裁哉。清人劉開云。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有不多見。至昌黎始工為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為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叙事。眉山始窮力策論。序經以臨川為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學者必先從事於此。

而後有成法之可循。此言信矣。論辨書序爲議論文。記傳碑誌爲叙事文。不可相亂。而傳之與誌。簡之與書。本爲一類。亦不可相亂。善讀名家文。審考體裁。則知之矣。若鹵莽讀之。滅裂爲之。書乃爲簡。傳乃爲誌。不免失體。文體之不可不明辨。如是。

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並論文章體制。大有補於學者。近世魏勺庭文集。各部有引論其體式。亦皆得要。學者先讀二書。次及勺庭集。而後作文。庶其不差矣。

魏勺庭叙引曰。書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從而贊嘆之。或推其意所未盡。古者美疵並見。後世有美而無疵。濫觴而下。數十年間。叙人之詩。若文者。旣已駕韓歐滌李杜。又必旁及其官祿之榮。平生之行誼。經濟上本其祖父。所以垂統下道子孫。蓋一叙而其人。之傳誌家譜。無俟他考。已具而又虛文飾詞。以附益其所未始有。如是則主人色喜。而叙之者意滿。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傳已也。叙之者欲傳其人也。當其手墨未乾。人之視之。固已如大夏毒熱。腐魚敗肉。之不可近。而一二真美。亦卒爲所揜抑。而不傳。嗚呼。是

何其計之左也。此可以為輓近為人作叙者之戒。姜湛園曰：今之詞人懷刺例有集縹緗轉精緻序及多於文卷首列爵位。因戒同心友不乞名人字。此可以為輓近乞序於人者之戒。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幘頭。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大冲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見玄晏。玄晏為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為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於天下。故假吾筆墨為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泰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右見施彥執北

臆炙輶。此亦輓近人往往所犯。錄以為炯戒。余嘗錄文分序引為二。或人非之。蓋其說據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余殊不謂然。按韻會諸書叙序相通。而古本論語集解序作叙。引亦唐人既有之。如柳宗元霹靂琴贊引。稍異於序體。因檢徐師曾文體明辨亦別立引部云：大略如序。而稍為簡短。蓋序之濫觴也。若其名引之義難妄臆說。俟博覽者詳焉。於是果知陸氏之失考。

壽序助於宋季。至明始盛。震川集殆八十首。其朱君

顧孺人雙壽序云。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然則當時五十以下未有祝壽之例也。至清人則四十三十皆有壽序。以父師壽諸子門人嫌近輕薄。且祝壽之言本難工。易俗然其例既立。自有體製。且我邦每事後於西土。獨祝壽之禮先於西土。數百年且以四十為壽之始。其為國故也。尚矣。亦事之弗可廢者也。

魏勺庭謂震川壽序蕩逸多奇。不減古人之叙詩文記山水。余觀勺庭壽序亦甚工。士女凡四十八篇。並如班馬之叙事。縱橫變化奇正百出。前人之所無。如

龍令君夫婦六十序。門人梁吳四十序。合叙二人。既可謂奇矣。至程山五君子五十序。合叙五人。離合出沒。有條而不紊。更為絕奇矣。此皆本史家合傳之法。如門人楊晟三十序。叙其弟晉。又得附傳之法。其變化如此。

勺庭揚晟三十叙。并叙其弟晉。曰。晉明年亦三十。此壽在前年。朱太母八十壽叙。曰。時母夫人徐年七十矣。此壽在三年前。是預壽也。黃太夫人八十壽序。曰。以其八十有一之五月。稱觴於堂。諸子世傑三十初度叙。曰。乙卯三月。諸子世傑年三十有一。閻再彭

六十序曰。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一。程翁七十壽叙
曰。去臘翁壽七十。李第五十述曰。歲己未之仲冬十
八日。予李禮年五十有一。此皆壽在一歲後。門人梁
吳四十叙曰。歲庚申。門人南豐梁份。貴池吳正名。並
四十二。此乃在二歲後。是補壽也。至程山五君子五
十序曰。五君子從程山先生學易。而先後當五十之
年。則蓋有預壽者。有補壽者。其例不一如此。
壽必以十年為數。而勺庭集中有熊見可七十有一
序。贈謝約齋六十有四叙。約齋叙曰。易自乾坤六子
八。其八之數為六十四。而卦全。又黃大夫人八十壽

序曰。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為數。吾邑及嶺表。則以十
之一為數。禧竊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
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負元之義。於禮為宜。後閱陳眉
公集。既有壽八十二九十一序。其來亦久。

書體敷陳明白。辨難懇到。盡其委曲之意。故徐師曾
曰。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但其與簡牘
之別。魏勺庭手簡引辨之曰。書與簡一也。吾聞古者
史官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是亦有繁簡大小
之別焉。後世尺牘短篇。遂成一家之學。故喻理事別
是非。其取舍與書同。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餽問之細。

寥寥數言。情致足錄。此其異於書也。然簡亦有長言者。要之卒意。應手取足。寫其胸中所欲。非必開闔起伏斐然。成一篇之格調也。

論策之文。古今以賈生稱首。策則信然。但論如過秦文。雖奇。頗有類叙事處。如班彪王命論。亦未備焉。蓋當時文體未定。皆不可爲法也。論體直至於韓柳而定矣。至於蘇家父子兄弟。而備矣。學者勿挾秦漢而卑視唐宋可也。

魏叔子論作論五病云。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方望溪答程夔州書。論記云。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可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

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現成文字一篇不假思
索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其
論柳州雖過貶而於記文之體實中其窾學者不可
不知
魏叔子李季子文叙云古今記遊俱推子厚近人必
慕倣之曰似柳某記則以爲能然自子瞻諸人已不
相沿習故柳記雖亡亦記之一家言耳而必以慕倣
爲能則陋矣近世惲子居亦不滿於柳州之記然柳
州之記居然爲千古絕筆今一子諸記雖頗能脫俗
不及遠甚但其言未盡非

惲子居作記學爾雅說文而不滿於柳州其說載遊
通天巖記今全錄之曰巖岸也岸水厓而高者有垠
堦者曰厓無垠堦而平曰汀是故巖岸厓皆際水者
也其不際水者礧礧石山也通天巖不際水皆石山
互名礧而冒巖名者天下石山蓋皆冒焉巖在贛治
西二十里敬自粵返與雩都牛君贛吳君往遊背城
過迤岡復過欽嶺見通天巖杳諸石山之上縱橫偃
仰不可狀其旁皆谿谷也山瀆無所通曰谿泉出通
川曰谷望之益裕裕青也循山脅行下水磧以屬于
巖蘭若見於林中巖差池相次皆仄也蘭若充之仄

人可居也。丁之上盤盤然為墮。為棧。為岨。斷佛像數十百。橫為行壘之。甚敦古。引而左。宋以後諸題名。禿鐫。丁下復北而左。過主巖。巖益盤盤然。南折而西。有岫出巖背。噴然也。曰忘歸巖。自忘歸巖。返登主巖。鑿石為墜。如大階。以及于頂。遠山皆見於群巖之外。小山岌大山。大山宮小山。小山別大山。皆有之。雲四塞。下垂。靈霓發於雲足。乃反。蘭若宿焉。兩大至。參飲於碓旁。亦丁也。二君語及柳子厚諸遊記。敬以為體近六朝。未為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遂記之。如右。牛君安邑人。吳君同縣人也。

歐陽公誌尹師魯。稱其文為簡古純粹。蓋莫以加焉。當時之人。猶議其太簡。至往復辨爭。宋世猶然。况後世乎。偶讀魏冰叔方靈皋二家集。有相類者。輒節錄之。冰叔答友人論傳誌書云。古史於善惡無所不書。墓誌銘則有善無惡。蓋緣孝子之心。無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多據行狀事蹟。綴緝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韓愈已不能無譏。蔡邕自言。生平碑版文。唯郭有道。无愧。則過情失實。勢有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尚簡質。雖不錄過。而褒善者少。溢詞。其子孫受之以為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畢備。又從而增飾之。甚或

及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所簡略。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黨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訾。則亦安得有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據狀綴緝者。抑又可知。靈皋爲程若韓誌其父墓。程嫌其太簡。靈皋以書荅之云。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思公。母以思公登甲科爲不足道。况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又爲孫以寧祖作傳。以寧亦以爲言望溪荅之曰。所示群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

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墻。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不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云云。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

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群賢所述惟務微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

魏勺庭文引曰哀死之文情勝其文非無文也情至而文以至焉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必痛哭以為哀則哀情微必工於文以為情則文不工韓氏祭十二郎工于文以道其情者也然而情以微矣哀死之文以樸為文以不求

工於文為文凡民且然况天性之親此吾所不深取也古人謂讀祭十二郎文不墮淚者其人不友余殊不謂然勺庭之言可謂卓矣
延陵葬子哀詞寥寥數語千載後使讀者酸鼻哀死之文何必在多也周輝清波別志載李觀宰清江時歐陽文忠公護喪歸太守請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守以簡率為訝觀曰毋深訝而文忠至擊節稱之又周密癸辛雜識別集載劉會孟十六字祭文曰公來何暮公去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又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明

康陵南巡將臨斬文僖貴喪詞臣撰祭文均不稱旨御製文云朕居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南遊先生已矣嗚呼哀哉當時代言之臣咸歛手歎息嘉靖中王新建沒執齋侍郎王劉作祭文云嗚呼公之才拔乎其萃嗚呼公之學出乎其類嗚呼公之功疇克似之嗚呼公之壽竟止於斯亦可謂言簡而意盡矣諸篇並可以嗣延陵遺響

祭人之死久矣祭人之生古所未聞也蓋至宋末王炎午始有之炎午文信國門下士及信國再執不卽死炎午意遲之作文生祭之其首句謹採西山之薇

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云云通篇言其可速死奇事奇文所以易傳

余嘗謂詩文本非兩途詩特文中一體耳至近體之行始與文判矣亦未曾不同也屬者讀清韓菼有懷堂集有先獲我心者其松吟堂集序云文章之道無有二也蓋詩與筆之分自六朝始古詩三百篇章無擇多少句無論短長道情而已豈有聲律之限是詩而筆也古文皆足與詩相發明且多韻語易辭韻最古尚書禹謨益稷問有韻五子之歌洪範之數言皆

韻左氏傳亦多入童謠興頌與易繇辭是筆而詩也
離騷爲詩之變何嘗非古文莊子之文最奇矣中間
語多可詩也自沈約譜四聲別自專家而任昉以沈
詩任筆之目終身病之欲爲詩以傾沈而不能爾後
學者頗區爲二門失本趣矣又陳山堂文序云蓋詩
古文無二道易書多韻語如箴如銘諸子百家之文
皆然而詩三百篇亦如春秋之微而顯婉而辨也雅
頌中長篇鋪陳直如序如記古人之於辭無不工蓋
左右逢其原矣後乃有各得其一體者持局於才分
之所至而非道之有岐也

易象彖雜卦等篇全用韻書虞書洪範戴記禮運孔
子間居等篇間用韻左氏傳語似銘似謠者尤多雖
諸子亦然此以詩爲文者也夫詩可以爲文於是知
詩爲文中一體無疑焉蓋詩創於皋陶賡歌今觀其
詞爲詩可爲文亦可至古詩三百篇亦然
離騷及漢魏樂府句不必拘字數至唐李太白好用
長短句如其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則詩而文矣
銘贊文而似詩騷賦詩而似文統而言之皆文耳
少陵北征昌黎南山首尾開闢頓挫抑揚布置有叙
而弗紊直爲一篇紀事可矣爲一首游記可矣其他

長篇亦皆莫不然。如樂天長恨歌琵琶行亦可為一篇傳奇也。

詩與文雖同源而流派則別。猶文中有論策有序記各各不同。若混而同之。乃為失體。趙飴山談龍錄載崑山吳脩齡之言曰。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酒則醉。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乎言也。

古人作文先辨體製。次講稱謂。世人率不加意於此。

也。論體製至於稱謂尤多繆濫。所以不及古人。宋元以來彼士亦多杜撰。每為識者所嗤。於是潘蒼崖金石例。王止仲金石舉例。黃黎洲金石要例。前後繼出。以糾正之。近日又有梁廷枏金石稱例。梁玉繩誌銘廣例。搜羅殆徧。學文者當首讀之。

徐侯齋著居易堂集。其首載凡例十一則。多為六集發者。不盡資於他人。然讀之亦足知前輩之用心。其論書法重義例云。吾之稱謂標題各有一定書法。如吾先公執友最嚴重者。則既書其官。復書先生等而殺之。或稱官。或稱先生。不並書而係之。其字若朋儕。

往還或止書官或竟書其字也集中諸傳例書其人
之字傳本創自史記史記或書名或書字或書爵里
以無定為例蓋太史公卽寓書法於其中也自漢書
後槩書名末學不察嘗以古文必書名爲古嘗有於
極無謂文字中硬入人之姓名以爲得古人之法良
可笑也云云吾今所作傳有鑒於此且旣非國史不
敢猥書人名云云此一則亦可見其用心之厚矣近
時惲子居大雲山房集亦首載通例二十五則可併
攷也

隨園集亦有古文凡例曰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
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愈敝德州盧氏
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
比歐依樣標的而並無獨見然旣已有之不可廢也
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余以爲文士用例不可無
此見善用兵者熟於法而不泥於法作文亦然故例
可講而不可拘也

一翁所強也。近人或有效尤者，真不直一笑。
魏勺庭禹貢翼傳叙論其書法，略與余平生所見同。
而更加詳。今錄其略曰：禹貢者，禹治水之書。史臣篇
首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之綱領也。
紀禹治水之書，挈其綱以示萬世，而不曰治水何哉？
蓋水不犯土，民可宅而粒，雖洪水無庸治，故曰敷土
者，治水之意，則壞成賦，弼服建官，統此矣。水不可治
治山與木，則亦治，故曰隨山刊木，治水之用也。道山
道水，南條北條之施，統此矣。水不行地中，懷山襄陵，
則疆界不定，故曰奠高山大川，治水之功效，海岱惟

青華陽黑水惟梁，以至肇十二州，統此矣。蓋不言治
水而言水之所以治，然而定貢賦，錫土姓，弼服建官
者，天子之事，禹專天子之事，則上無舜人臣而逼天
子，天子尸位無為，雖舜禹聖人不可法於後世，而吏
臣於其終篇也，曰告厥成功，然後萬世之下見禹所
為，皆奉舜之命而不敢自專其功，人臣無成，代終之
節也。舜舉之得其人，任之不疑，權專而不見其逼上
功高而不以為震主，人君知人善任之道也。然而成
功者，聖人之跡，其本不在於是。孟子曰：雖大行不加
焉，雖窮居不損焉，禹不受命治水，不告成功，而禹之

爲禹自若。何者其德足以爲聖人也。史臣於其中篇則特書之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明乎前之所以成功者本乎此。後之所以保功者出於此。而禹之興繇之殛皆於是乎在。蓋史氏之書法如此。禹貢章法秩然。事散見上文各州。而復總結於末。九州攸同。六句是也。陳大猷曰。禹貢書法簡嚴。經於每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旣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經所載之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州九澤之滌陂。總之。經雖

各載遼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此說亦可謂明晰矣。

方望溪精春秋周官所著有春秋通論周官析疑等書。春秋通論序云。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訂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周官析疑序云。凡義理必載於文字。

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
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
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
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
卽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
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
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
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論二書義理寓於文
字所不載鑿鑿有味予喜誦之

非後世所及檀弓爲最妙但皆片段之文譬如碎錦
寸繡不可見上衣下裳之製獨樂記學記儒行等篇
其機軸乃見而禮運之又尤爲蕩蕩汨汨可學可法
昌黎原道上宰相第二書等篇蓋有本於此細讀則
知之矣

姜西溟云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般以降命命降
於社之謂般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旣云必本於天
般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般以降命但上文旣
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般地上六命

降於社之謂穀地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穀廟以上
文既具故此又畧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
換句之法也

古今來文章最工者莫若左氏唯後人不能學徒摹
其面目故不成擁腫之病則入衰頹之流善學之者
不然觀韓子送石處士序送李端公序可見矣

晉王接序公羊傳謂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
此詢然然有未盡然者晉荀息請以璧馬假道於虞
伐虢左氏叙之唯云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羊則
云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

憂焉又云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藏繫之
外廐爾君何喪焉字殆三倍於左氏而意纔通邾人
辭晉人納接菑公羊叙之云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
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
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
喋喋數十言頗雜滑稽左氏則以五字包之云齊出
獲且長氣盛辭直足當八百乘之晉師何等筆力足
見兩傳優劣如趙盾弑靈公兩傳俱數百言各有佳
處然公羊猶有煩碎處不若左氏之語簡而事多
公左俱叙趙盾族焚事左氏云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唯言公使犬之非耳。公羊則云君之葵不如臣之葵也。并言已有死臣如提彌明者。比左氏爲長。公羊論晉秦戰於河曲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因地勢以明兩曲。著筆淡淡。不下一解語。而煙波無極。此亦左氏之所無。

魏冰叔論左氏文云。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尚於左傳。然如宋公斬之等句。須解註者不足爲簡也。問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秦伯猶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

過。便見五種義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敗而見弃。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歎服。皆一一如見。不待注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真簡。真化工之筆矣。此語甚精。邱明有靈。當首肯於地下矣。

歸震川常揚史記。而抑漢書。此見逾求。人併稱班馬萬萬。陳眉公亦謂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于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密。史記之妙。妙在疎。此言詢然。

方望溪亦喜子長不喜孟堅其說散見集中今姑錄
其一二書蕭相國世家後曰蕭相國世家所叙實績
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
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
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
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
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
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
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
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

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
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
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
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
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
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
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意嚴矣
哉望溪此言可謂能得太史公之意矣余嘗謂並稱
班馬昉於宋人今望溪所論又先獲我心
又書漢書禮樂志後曰甚哉班氏之疎於義法也太

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已意且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旣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旣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叙列古作者

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庸學所能識也又書王莽傳後曰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鈞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詩張爲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詎朝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匡寵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

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望溪不滿於班史如此。但霍光傳則稱其有義法而亦不盡予。曰假而子長若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後世以班匹馬皆耳食之徒耳。望溪抑班以為不若韓歐。豈無所見而為此言哉。湛園札記云。史記蒯通曰。狡兔死。走狗烹。而漢書改為野禽殫。走狗烹。此新唐書以篠驂易竹馬。迅霆易疾雷之濫觴也。余謂如叙事本同紀一事。不得異於前人。亦不必異而可也。如論贊則抒已胸臆。可得異於前人。而孟堅於子長叙事頗加刪改。以自異。至於

論贊一蹈襲之。無所變改。何也。

惲子居亦往往揚史記。而抑漢書。其孟子荀卿列傳書後云。敬十五六時。讀史記。以孟子荀卿與諸子同傳。不得其說。問之舅氏清如先生。先生曰。此法史家亡之久矣。太史公傳孟子曰。受業子思之門人。曰道既通。蓋太史公於孔子之後。推孟子一人而已。而世主卒不用所用者。孫子田忌戰攻之徒耳。次則三駟子淳于髡諸人。其術皆足以動世主。傳中所謂牛鼎之意也。而孟子獨陳先王之道。豈有幸邪。荀卿者。非孟子匹也。然以談儒墨道德廢。况孟子邪。蓋罪世主

之辭也。其行文如大海泛蕩，不出于厓。如龍登玄雲，遠視有悠然之跡而已。孟堅蔚宗不能至也。然世主所以不用孟子者，何也？陷于利也，而不知卽所以亡。故以梁惠王言利發端，又引孔子罕言利以明孟子之所祖。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諸子形孟子。荀卿故題曰孟子荀卿列傳。若孟堅蔚宗當題孟二騶淳于列傳矣。此史記所以可貴也。是說甚精，故輒錄之。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

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于人者，不歸儒林，則歸遊俠歸貨殖。天下盡于此矣。其傍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此惲子居讀貨殖傳也。其論史記義法略與方氏之說同，亦可采也。

宋倪思著班馬異同。元劉辰翁蓋亦有此著。余久欲見之而未得。頃閱汪鈍翁類稿。痛詆劉書。以為淺陋無識。不若兒童之見。因舉其中一條駁之。曰。試以李將軍傳言之。子長於上郡太守之下。即總叙云。後廣轉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云云。皆以力戰為名。此正子長叙法之妙。下文止擻射雕者一事。以模畫之。以見在上郡力戰如此。則他處不言可知矣。又前文云。日以合戰。後文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皆與此力戰相照應。人知此傳以射字為案。不知其又以力戰二字為案也。孟堅憤憤。輒舉而刪。

除之。此可謂之有法乎。而須谿則評云。史記錯出非是。且子長別用程不識兩兩相比。共作三段。此政以客形主。能令李將軍須眉生動。可謂史傳絕調。孟堅仍之良是。而須谿又評云。程不識為人何為於此。可去不去。若有憾於孟堅者。彼豈知作史之道哉。以此遺誤後人。則天下安得有古文辭邪。余謂劉不知穿插錯綜之法。故其說乖謬如此。鈍翁駁之良是。如其所評盡如是。則吾亦不欲觀矣。

史記蕭相國世家。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其下即

叙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說相國曰。云云。下文又重叙相國事。以完本傳。陳丞相世家。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其下卽叙王陵者。故沛人。云云。陵母以死勸陵事漢王。及陵諫呂后。王諸呂。呂后怒。遷陵爲帝太傅。七年而卒。又陵之免丞相。呂后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其下卽叙食其亦沛人。云云。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后。下文又重叙陳平事。以完本傳。此史家帶叙法。子長所創也。如李廣傳。

插入程不識亦從此法而變者耳。後世史家學之。如沈約宋書。劉道規傳。帶叙劉遵。廬陵王義真傳。帶叙段宏。何承天傳。帶叙謝元。何尚之傳。帶叙孟顛。謝靈運傳。帶叙荀雍。羊璿之。何長瑜三人。是也。趙歐北廿二史劄記論宋齊書帶叙法。云。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爲立傳。則其人又有事可傳。有此帶叙法。則既省多立傳。又不沒其人。此誠作史良法。其言則然。但以此爲宋書所創。而不知其旣出於子長。殆失之目睫矣。

侯雪苑與任王谷論文書云。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

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涉。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嗟我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

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衝敵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符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此論古今文變，而及當世之弊，瞭然在指掌。學者須三復焉。

聖苑謂選體之文，士多而將囂，詢爲名言。蓋文以意爲主，帥辭爲之卒，徒而後可以摧鋒陷陣。如選體之文，徒知尚詞，是雖有主帥而不聽其命也。其能不敗

者幾希。

六朝之文。唯彭澤歸去來爲真文章。次之者爲王右軍蘭亭序。而獨不入選。何也。陳正敏遜齋間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史繩祖學齋佔畢辨之云。周公作時制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朗卽明也。言氣候當辰爲出火。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史氏之辨當矣。然蔡邕終南山賦。三春之季。天氣肅清。潘岳閑居賦。熙春寒往。微

雨新晴。六合清朗。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當時人狀春色如此。不止於張平子。昭明六朝人意。亦不以此爲疑。但其性喜綺靡。而不貴古質。故蘭亭不入選耳。

凡讀古書。不可不知其用字之法。異於後世。如之字。爲助聲。禹貢滄浪之水。山海經棠庭之山之類。後人多謂三字者足成四字也。殊不知二字者亦足成三字。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是也。蓋古人語勢如此。非必取其端正。後人以之字取端正。故三字者足成四字。五字者足成六字。非古義也。馬永卿嬾真子錄云。

今印文勝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大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也。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勝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此說可并攷矣。

昌黎雜說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俗本也。字亦作邪。人多是之。余獨不謂然。韓文中此例不少。昌黎

精古書。必有所本。然未得其證。既而閱段玉裁說文注曰。邪也二字。古多兩句並用者。如龔遂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韓愈文。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皆也。與邪同。果知余說之不安也。嘗與一友談及之。其人博涉古書。多獲其證。為余陳列之。余喜錄之於左。晏子春秋外篇。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心三也。新序雜事篇。固桑曰。不知君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義也。漢書武五子傳。石德謂太子曰。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又終軍傳。軍詰徐偃

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又下文云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又王莽傳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又下文云太后曰固當聽其讓令恥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

韓文送許鄖州序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按喜猶和語曰兎角謂多也與傷寒論喜嘔喜唾之喜同又與善字同意詩邶風女子善懷漢書溝洫志岸善崩注家訓多是也可見退之精古語矣謝疊山文章軌範

刪此一字沈歸愚八家讀本亦以此字為訛蓋不識古書字義故也陳景雲文道遺書有韓文點勘云喜一作苦為是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豈不可笑乎

昌黎之文以氣勝故能字字立於紙上其和廬郎中詩字向紙上皆軒昂蓋夫子自道也袁隨園與孫輔之書云古文者即古人立言之謂也能字字立於紙上則古矣今之為文者字字卧於紙上夫紙上尚不能立安望其能立於世間乎余初愛此語之奇既而知其為昌黎下一轉語也

事簡勁論贊奔放。一洗六朝之陋。此皆可不謂藍縷
筆路之功乎。

劉墮隱居通議。載艾軒先生韓柳集跋有云。韓柳之
別。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
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
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此說於韓
柳之別。甚為明切。

阮元學經室二集通儒揚州焦君循傳云。君善屬文。
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
人多斥柳州為王叔文黨。君為雪之。余嘗於前編引

嚴有翼等說。辨柳州之冤。今又得焦氏。增其一知己。
恨不得其說而觀之。

昌黎諸公皆有年譜。柳獨無有。余嘗據其全集及新
舊唐書。略次其年月。以備攷索。但余寡陋。恐多謬誤。
後之君子。幸賜補正。

柳柳州年譜。唐代宗大曆八年。癸丑。公生於京師。按
公送賈山人南游序云。吾長京師三十三年。公貶

永州時年三十三。其前皆為在京之年。則其生京
師明矣。公父侍御避亂。舉族如吳。獨公幼。與母留
不從。見先太夫人歸祔誌後侍御為宰相。竇參所中。貶夔州。

公又不從行。故侍御還復官。曰：吾唯一子，愛甚。方
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滌，今而不知衣之濡也。
見先侍御史公自稱河東解人，是言其生之所
由出耳。韓氏稱昌黎，崔氏稱博陵，李氏稱隴西，稱
贊皇。唐人率如此。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云：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而其末有企
羨之言，則公不止不居河東。又未嘗往焉。先侍御
昌史神道表叙祖先履歷云：世德廉孝，賜于河許。亦
據其祖所由出而言耳。弘農令柳君石表辭云：少
陵原柳氏之大墓也。由新墓而南，曰高祖王父蘭

州府君諱某之墓。少陵原在萬年。蘭州君為公五
世祖。據此則其家於長安久矣。按公家世縉紳。
晉之亂，柳耆為汝南太守，始居河東。故大理評事
七世祖慶，後魏侍中平齊公。六世祖旦，周中書侍
郎濟陰公。五世祖楷，隋濟房蘭廓四州刺史。高伯
祖爽，唐中書令。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
州清池令。祖察躬，湖州德清令。父鎮，侍御史。見先
史神道表○按據此文爽為子厚高伯祖而昌黎
所撰子厚之誌為曾伯祖新唐書又作從曾祖並
誤

九年
甲寅

終
文
記

十年 乙卯

十一年 丙辰 公年四歲。居京城廬田中。侍御在吳家。

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見先太夫人歸句誌

十二年 丁巳

十三年 戊午

十四年 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 庚申

二年 辛酉

三年 壬戌

四年 癸亥

興元元年 甲子

貞元元年 乙丑 公年十三。劉禹錫序公集云。子厚始

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

二年 丙寅

三年 丁卯

四年 戊辰

五年 己巳 公年十七。按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吾年十

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

六年 庚午

七年 辛未 公年十九。娶禮部郎中弘農楊憑之女。按

續文

卷四

四

公作楊氏誌不言來歸之年。但其末有自辛未逮于茲歲之語。則知在此年也。又按楊氏誌禮部郎中凝生夫人。蔣之翹曰。楊凝之兄曰憑。嘗為禮部郎中。而凝未嘗為之。則凝字又恐是憑之誤矣。楊凝墓碣曰。若宗元者。以姻舊獲愛。若凝婿。又不應曰姻舊矣。今從此說。

八年壬申

九年癸酉公年二十一。登進士第。先侍御史神道表與楊誨之第二書

是歲五月十七日。侍御君卒於親仁里第。年五十。

五。先侍御史神道表

十年甲戌

十一年乙亥

十二年丙子公年二十四。按與楊誨之第二書云。

十四。求博士宏詞科。二年乃得仕。

十三年丁丑

十四年戊寅公年二十六。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殿

正字。按與楊誨之第二書。但云得仕。唐書乃為校

書郎。非是。公撰柳常侍行狀。及與太學諸生書。皆

為集賢殿正字。韓愈撰公墓誌同。但韓誌一本作

校書郎。唐書蓋從之也。

十五年卯己公年二十七。是歲八月一日。夫人楊氏卒。年二十三。公為作墓誌。
 十六年辰庚
 十七年巳辛公年二十九。調藍田尉。與楊諱之第二書
 十八年午壬
 十九年未癸公年三十一。為監察御史裏行。墓誌裏行二
唐書今從作朝日說。禮說。十二月。進領監察使。作監察使壁記。有云。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

二十年甲申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三。擢禮部員外郎。和公永
年與蕭悅書及墓誌劉禹錫撰公集序。八月。憲宗即位。九月。公坐王叔文貶邵州刺史。未至。十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墓誌月日據唐書員外同時坐貶者。王任開州司馬。韓擘饒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程異郴州司馬。凡八人。唐世稱八司馬按順宗實錄云。韋執誼貶崖州司馬。舊唐書同。蔣之翹據此。以執誼為八司馬之一。而無王任。恐誤。王任為開州

司馬實錄新舊唐書皆同。然則當時為司馬者凡九人，必無八司馬之語矣。獨新書以為執誼，崖州司戶參軍。其數乃合。此必有據。今從之。公赴永州，途經湘江，有吊屈原文。

憲宗元和元年。戊丙公在永州年三十四。是歲五月十

五日，太夫人盧氏卒於零陵佛寺。零陵名永公作先

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按公撰永州龍興寺

西軒記云：永貞年，余名在黨人貶永州司馬，至則

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此所謂零陵佛寺，

蓋謂龍興寺也。公作懲咎賦有云：哀吾生之孔

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蓋丁艱後之作。

二年。丁公在永州年三十五。按公法華寺西亭夜

飲賦詩序云：余既謫永州云云。問歲元克已由柱

下史。謂御亦謫焉而來。克已之來，蓋在是年也。

三年。戊公在永州年三十六。吳武陵竄來永州，公

與交善。有初秋夜坐，贈吳武陵五言七詩。

四年。己公在永州年三十七。是歲九月二十八日，

始得西山宴游焉。尋得鈇鋸潭諸勝，並有記。

五年庚寅公在永州年三十八有與蕭翰林俛書
是歲四月三日公庶女死年十歲有墓碑記

六年辛巳公在永州年三十九

七年壬辰公在永州年四十有袁家渴石渠石澗小

石城山等記又作閔已賦有云仲尼之不惑兮有

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

賁顧余質魯而齒減兮宜觸禍以貼身

九年甲午公在永州年四十二去年春永多火災日

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今年夏如之公為作文逐

畢方又為州刺史崔能作湘源二妃廟碑又作段

太尉逸事狀進送史館又囚山賦有積十年莫吾
省者之言起慶答有云鰲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
亦十年二文亦並作於是歲

十年乙未公年四十三自永州召至京師有詔追赴

都二月至灞亭上詩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

外北歸人途有界圍巖水簾汨羅遇風諸作三

月乙酉又出為柳州刺史柳州謝表唐書先是韓泰韓曄

劉禹錫陳諫亦召至京師至是泰為漳州刺史曄

為汀州刺史諫為封州刺史禹錫為連州刺史公

同禹錫行至衡陽而別有詩云十年顛悴到秦京

誰料翻為嶺外行。禹錫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
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
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予從故道
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沒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吊。
是元和十四年公卒後之事。有再至界圍巖水
簾詩云。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六月二十七
日。到任。謝柳表有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七
言律詩。七月。公從父弟宗直死。宗直好文。嘗撰
西漢文類四十卷。公為序之。業進士。不舉。輿病來
從公於柳州。道加瘧寒。數日而沒。公為志殯。

十一年。公在柳州年四十四。有柳州二月榕葉
落盡偶題七言絕句。蓋公始至。記風氣之異。必此
年之春矣。三月。有禱井神文。又作井銘。序云。始
州之人。各以甕甕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
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為咨
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
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例而多泉。邑人以灌。其
土堅埒。其利悠久。有別舍弟宗一七言律詩。其
中有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
貞元年。至是為十二年。是歲周六生。時吳武

陵既歸朝。按新唐書。武陵北還。大為裴度器。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靈砮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此。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為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州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
十二年。西丁公在柳州。年四十五。是歲憲宗平淮西。
十三年。戊戌公在柳州。年四十六。獻平淮夷雅二篇。

有表云。臣違尚書牋奏。禮部掌尚書牋奏故云十四年。自永

貞元年至是為十四年。

十四年。妃十一月八日。公卒於柳州。年四十七。舅

弟承人盧遵。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

墓側。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公卒

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墓誌並庶出也。初夫人楊氏孕

而不育。楊氏誌夫人卒。公不復娶。

余既為柳州造年譜。後見宋文安禮柳文年譜後序。

而譜闕不傳。或人謂明清間人。蓋嘗補作之。亦不牢

記其名。余以為果如或人之言。他日得之。以校異同。

亦是考據之一樂。未必為徒勞。故弗肯刪。
王遵巖始推重南豐。刻意學之。至於清初。錢謙益又
貴之。朱竹垞亦有詩云。近來文士愛標榜。不虜旁觀
嘲笑工。但架廬陵屋下屋。辨香誰解就南豐。於是其
學遂行。宋人或貴南豐。稱歐曾。至於清人。或稱韓曾。
實遵巖之力也。

李文叔曰。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
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邱
明之於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
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篋管谷記。經藏記。

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
者。故眾人不得不疑。則人之道作文。政恐人不疑
耳。文叔之論文。亦可謂橫矣。然有味哉言也。

南宋之文。以王梅溪陳龍川稱首。余嘗得二家集讀
之。雖不及北宋名家。亦足雄視一時。當時又有葉水
心。成鼎足之勢。余未見全豹。然亦知其不愧也。

梅溪忠義憤發。文章爾雅。實為南渡名臣。其應廷試
對策萬言。高宗親擢第一。批之曰。經學淹通。議論醇
正。余觀其文。信然。其他奏疏劄子。皆足見其經濟之
才。如告孝宗殿上劄子第二篇。論戰守和尤劄切可

誦
梅溪為人磊落有氣故其序蔡君謨文集曰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能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之然也其下因舉本朝歐陽公石徂徠尹師魯及君謨以為傑然者蓋亦隱然自許也

朱子序梅溪集略云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馬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澗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明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

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梅溪得此一序重於九鼎大呂

陳龍川文上孝宗四書中興論酌古論其命脈所在論皆有根柢可施行也龍川自贊肖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彌提

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嘆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賦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鳳其平生自許如此

同甫酌古論序云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西土人常貴文而賤武故國勢動失於弱如龍川

之說庶幾不陷於偏矣。如其論皆酌古事以適今之用。實有資於經世。足以續老蘇權書衡論之後。勿以其或有鑿者舉而棄之可矣。
宋末之文萎荏不振。及文信國出。以忠義之氣發為文章。足以為三百年多士之壓尾。其舉進士對策。適苦河魚。且不能食。強起乘籃輿入。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公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稿。一揮而成。理宗親擢為第一。考官王應麟賀其得人。以為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使公止於此。亦可以為奇才。况其精忠義烈冠於古今者乎。

信國對策論天道五行。猶覺不緊切。是進言之初。亦當如此而止。至上皇帝書。平生經濟之學。忠義之志。叩其底蘊而竭。尤可莊誦也。其所請簡文法以立事。倣方鎮以建守。就團結以抽兵。破資格以用人。皆切當時事。不減李忠定之奏議。至其末請斬巨闥。董宋臣以除奸人與主。剴切激烈。不減胡忠簡之封事。夫伏節死義。必在於直言極諫之士。觀公此疏。可見矣。明舒芬合錄信國及謝疊山文。名曰文謝成仁稿。蓋謝之所樹立。固不及文。然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則同矣。况其文章亦發於忠義。比信國無愧也。

景定中江東轉運司行貢舉引試北方士人一科時
疊山爲考試官發策以中原爲問其文悲壯感慨筆
力甚偉不類尋常策問亦足見其平生志氣玩誦之
餘謾錄於此問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
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
欲問神州在何處自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
眇眇愁予蒼老不足證矣安得不夢寐東晉諸賢乎
衰草寒烟猶帶齊梁光景徙以重人黯然而不知秦
淮舊月曾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詰也
北來諸君忠義之澤在心慨嘆黍苗悲歌蒲柳豈能

忘情故都哉本朝道德仁義之教三代而後未有也
士大夫苟且媮情無能遠猶晉宋人物所不爲也自
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矣兵端不可
妄開國事不可再誤思目前之危急舍分表之經營
茲猶可藉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
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灑其松楸者
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入長安道洛謁五
陵時晉寄江左百十有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
陵廟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
至痛也由端平至今又三十年八陵不復動淒愴秦

始皇陳隱王之冢。猶有人守之。三歲裡沛。義夫節婦。墳墓亦禁樵採。况祖宗神靈所眷乎。士大夫沈于湖山歌舞之娛。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許孔孟。談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舉選。皆欲彷彿三代。此一事乃堪在晉人下乎。或謂本朝取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中原。不知諸君所聞何如也。後來童穉。班荆輟音。固晉人所深恨。西北流寓。抱孫長息于東南。同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俊。試于漕闈。有司

安得不驚喜也。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而中國之憂方大。紹定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斯世也。諸君亦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可不分半席乎。

明氏之興。潛溪正學始唱古文。其流洪大。及其末路。一失於王李之模擬。再失於袁徐之奇衰。三失於鍾譚之纖佻。江河之勢滔滔日下。其間雖有晉江昆山諸人。力不能迴之。於是文章先亡。而明社遂屋矣。然天地之理。剝除復乘。否往泰來。於是有高郵侯朝宗。寧都魏冰叔等。生於晚明。應清氏勃興之運。文復反

正文與國運俱外降古今如此

續文話卷四

續文話卷四
正文與國運俱外降古今如此

010190526858

48-13219

